

山菊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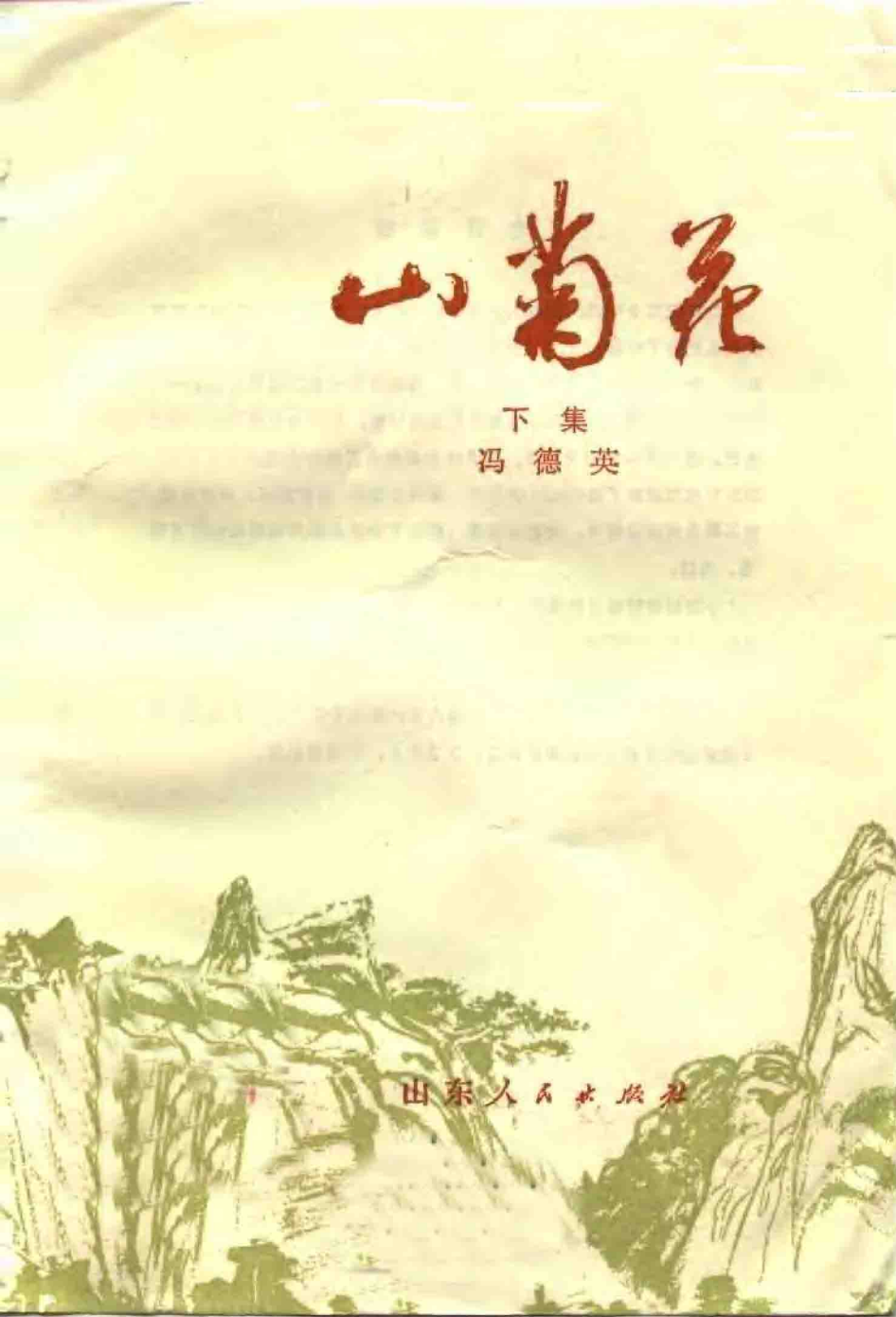
冯德英



山菊花

下集
冯德英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主要人物表

张老三——贫农。

三 嫂——老三的妻子。

好 儿——老三的大女儿。

桃 子——老三的二女儿。

小 菊——老三的小女儿。

狗 剩——老三的小儿子。

竹 青——桃子的女儿。

于震兴——雇农。

于震海——游击队长，于震兴之弟。

伍拾子——游击队员。

凤 子——丝坊女工，共产党员。

刘 福——铁匠。

宝 田——刘福的大儿子，游击队的干部。

宝 川——刘福的小儿子，游击队小队长。

江鸣雁——武术老师。

二 姐——江鸣雁的女儿。

萃 女——戏号小白菜，于震兴的妻子。

杨更新——萃女的胞兄。

孔居任——好儿的丈夫，游击队小队长。

孔霜子——孔居任的姑妈。

冯子久——中医。

冯痴子——真名开仁，冯子久的弟弟。

内 容 说 明

本世纪三十年代，胶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顽强不屈、艰苦卓绝的斗争，其间经过悲壮的“一一·四”暴动、著名的天福山起义、威海起义，直至为胶东抗日战争打响第一枪的牟平雷神庙战斗。这部小说通过形象的描绘，生动地再现了这一艰苦曲折、激烈残酷的历史进程。作者怀着对故乡人民的浓烈真挚的感情，满腔深情地讴歌了他们纯朴的品质，崇高的情操，茹苦含辛、前赴后继、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愤怒地揭露、鞭挞了旧社会的黑暗统治和种种罪恶、丑行。

小说以细腻逼真的笔触，刻画了各种类型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描绘了当时广阔的社会风貌。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语言清新流畅，具有浓郁的胶东生活色彩。

从反映胶东人民革命斗争生活的内容和时代背景上，《山菊花》和《苦菜花》、《迎春花》是姊妹篇。本书分上、下两集出版。

高玉山——游击队政委。
高玉水——高玉山的弟弟。
张桂元——开烧锅的。
看山爷——张桂元的祖父。
理 琪——中共胶东特委书记。
崔素香——特委交通员。
毕松林——牛倌，共产党员。
丁立冬——伪警察，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黄 白——特委的政治交通员。
胡子掌柜——兴升客栈的老板。
孙玺凤——威海市特区专员。
孔庆儒——伪区长，大地主。
孔 显——孔庆儒的儿子，伪区队长。
于之善——孔庆儒的小舅子，地主。
于守业——于之善的儿子。
万戈子——孔庆儒的管家。
刘区队副——伪区队的队副。
鄢子正——国民党县党部主任。

山 菊 花

(下集)

·冯 德 英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9.125印张 12插页 411千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5,000

书号 10099·1563 定价 1.55 元



第一章

他，蜷曲着身子，躺在舒适的苦子里。

苦子，是这一地区的方言，指用牲口驮着的轿子，类似没有轱辘的大车，可以说是大车和轿子的变种，是这一带山区特有的一种交通工具。它用两根两丈多长的杉木做苦杆，搭成架子，架上面用苇席扎起圆形的篷，篷子里铺上垫子，人在里面可坐可卧。苦子的一前一后，由两头壮实的牲口（通常是骡子）才驾得起来。自然，除了有的中等人家婚娶或迎送高贵的远路客人——著名的医生、风水先生——偶而用用这种工具外，通常只有财主家才能坐苦子，摆得起这份阔绰。

今天，一九三五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正走在威海市通文登县城的路上的这乘苦子，它的本身和一般的大同小异：前后两头高大的青骡子驮着，骡笼头上一串铜铃“哗令哗令”地响；苦篷上包着灰色的毛毡，毡上又蒙一层紫色花台布，台布

的穗子装饰着四周的边沿，随着骡子的脚步，杉木轿杆一起一落地忽闪着，看看苦子前前后后的阵势，那就大不一般了。

原来，除了一前一后两个赶牲口的“把式”外，尚有不少人马护卫着苦子：三个骑马的警察走在前面开路，又有两个武装便衣人骑马紧随在后面，再后头是两辆包着铁の木轮大车，一车坐着六个兵，一车拉着裹着油布的枪枝。

天上阴沉沉的，看样子要下雪。其实，远处昆崙山主峰泰礴顶四周的山峦，已经盖上积雪了。胶东半岛最冷的气候在阴历正月间，可是今年冷得忒早，从十一月八日夜里倒了西北风起，这冷酷的寒风一直不停地刮着，把山峦原野，刮得一片枯萎，光秃秃的。

这乘苦子在丘陵起伏的车道上迤迤地走着，护卫的人们，在马上一会上岗一会下坡；一会过河，一会爬山，颠颠簸簸很不自在。可是躺在苦篷里的人，身穿貂皮袄，头戴筒形的水獭帽子，依在被垛上，舒舒服服，闭着浮肿的眼皮——但，没有睡着，他怎么能睡着呢？

他，区长、秀才、大财主孔庆儒，字正达，半月前的阴历十一月初八那天，重兵守备、拚命顽抗的孔家庄，终于被暴动队伍攻垮，他和儿子孔显，带着管家万戈子、区队刘队副，还有早盯着姐夫的行踪不放的小舅子于之善，下到了冬春楼的地洞里。这个地洞，是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秋天，牟平县段家村的段敬斋率领数万饥民暴动时，火焚了冬春楼，烧死孔庆儒他父亲之后，孔秀才来年重修冬春楼时，秘密挖下的。洞有一间房子大小，进口在厨房，出口挖到挨壁的磨房里。这就是为什么暴动突击大队于震海、高玉山他们，搜遍了孔家庄不

见死活孔庆儒父子几个人踪迹的原故。

孔庆儒一伙在地洞里藏了一天一夜，因为狼狽中也没顾上带进去干粮和水，幸好洞里原有一大坛子烧酒，可以顶点饥渴……实在耐不下去，夜里孔秀才吩咐万戈子和刘队副摸出洞口，侦探一番不见动静，他们架起孔秀才，孔显抡着手枪断后，连家眷的命运如何也没敢探听，急慌慌地逃出孔家庄，也不敢奔文登城，而径直朝威海市逃亡……那于之善呢？这个至今还背着装地契、房约、账簿的布袋子的地主坏地瓜，因为饿急了，又是不用他花钱的酒，不喝白不喝，不加克制，一连灌下一斤多，醉烂如泥，昏睡不醒了。自然，没有人背着坏地瓜走，孔秀才还命孔显他们，把一扇大石磨压在洞盖上，防止小舅子酒醒之后，钻出来追赶他们，让暴动队伍拿住，他会什么都招出来的……

孔庆儒一伙逃到威海市，住在公安局长郑维屏家里。郑维屏是孔显的于爹，也是孔庆儒早就结识的人物。孔庆儒打算，如果威海卫不安全，他就从海路奔天津去，那里他有商号……住了几天，孔秀才就得到惊人的好消息，文、荣、牟、海四县的暴动队伍，被韩复榘派来的展书堂的八十一师，加上地方武装的配合，大部分镇压下去，土崩瓦解了，连胶东共产党的特委书记、这次暴动的总指挥也抓到文登城去了。孔显欣喜若狂，叫嚷着赶快回孔家庄，捉拿于震海一伙仇人雪恨……然而，孔庆儒说他身体欠安，等一等再回去。实在地，跟共产党交手几年，被于世章咬过的孔秀才，落下个心痛的毛病，而这次暴动队伍攻打孔家庄、火烧冬春楼的威势，十几天来，时时出现在它面前，那揭地而起、滚滚卷来的暴怒的人们的喊杀声，老是

回荡在他耳边，有几次夜里从恶梦中惊醒，出一身虚汗，心痛症也就更加厉害了。不过他想晚点回家，倒不是因为身体欠安，而是想等展书堂的大兵把共产党剿清了，地方上全洗干净了，再太太平平地回去不更好吗？这种借外力达到己欲的机缘，为什么不坐享呢！他打发管家万戈子和刘队副先回孔家庄，通知一声家眷们，做些重整家业的准备事项，自己带着孔显，住在郑局长舒适的公馆里，吃着银耳、燕窝、鱼翅、海参之类高级滋补品佳肴，睡睡窑子，听听京戏……前天，县党部主任鄢子正派人送来要函，并转达李县长的意思，要孔区长立即回到县城来，有要事相商，“务必！务必！”于是，孔庆儒告别干亲家郑维屏，带着郑局长送他的一挺日本造歪把子轻机枪、十支三八大盖钢枪，两千多发子弹，由人马车辆护送，昨天早上离开威海市，下午走到离文登城还有五十里的草庙子，被当地的区长留宿过夜，今天上午动身，这时已走了大半天了。

“叫我回去，这么急，会是什么事呢？”蜷缩地躺在苦篷里的孔庆儒，心里想着，坐起身子，从口袋里掏出一盒英国制“555”牌香烟，拿出一支，放到嘴上。

“爹！爹！”

孔秀才听到儿子的叫声，应道：

“嗯。”

孔显策马从后面赶到苦篷一旁，说：

“爹，县城到了！”

“停一停。”孔庆儒喊着，将香烟收起来，掀开毡子的一角，外面的强烈光线，使他闭上了眼睛，一刹，又睁开，说：

“显二，我骑骑马……”

“外头风硬……”

“我顶得住！”

苦子已经停下来了。孔显和随从们纷纷下马，众人把孔区长扶上孔队长的坐骑，孔庆儒禁不住打了个寒噤，接着就咳嗽起来。孔显道：

“风大，你还是坐苦子吧！”

孔庆儒咳嗽完了，挥挥手。一个随从紧紧抓住马缰绳，孔显上了他的马，跟在他父亲后面。于是，一行人来到文登县城西门外。

文登城东关有棵才一丈多高的老槐树，它长得蹊跷，中枢已经老朽，可是周身又生出无数枝干，弯弯曲曲，错综交织；上面的枝条也长得出奇，犹似凤鳞龙爪搅在一起，倒垂下来。当地人称它：攀龙槐。相传，先有此槐后有此城。是否确切，难以考证。不过看这槐树的老相，不下一千年，而这文登城的来历，也可追溯到汉朝以上。反正从那时以来，不管称“路”、“州”还是叫县，文登都是个重要的地方。这大概是因为它座落在昆嵛山脉东麓南怀的河谷丘岭地带，地处胶东半岛东面几县的中心，离南、北、东三面的海都不足百里，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文登城有山有水。除了西面北面几十里外的昆嵛山群峰之外，离城二里的东北有一山林秀美的峰山，形成天然的屏障；一里许，又有一小峰文山，传说秦始皇当年东巡时路过此地，在这山上召集文人训话，论功颂德，因而得名。至今端阳节，还在山上演戏。城南有条沙河，源出西南起伏的山丘丛林，向西流入母猪河。常年流水，是女人们洗衣涤菜的所在，敲衣石

上的棒槌声，四季不断。再往西七里路，是著名的温泉“七里汤”，越是冬天水温越高，热气升腾，是百里之内的人们向往的处所。这座圈围四华里老县城的庙祠，也比其它县城的多些。通有的城隍庙在西门内。土地祠、马神祠、狱神祠均和县太爷作伴——在县署里。西大街上还有关帝庙、节烈祠；东门内有孔庙，当地人称圣人殿，除了孔圣人的塑像危坐中位外，两边尚有其得意弟子——曾子、子思、孟子相陪。而和这些庙、祠错落相处的，是那些数不清牌号的官司店，它比庙、祠多多了。关于官司店是干什么的，上集书里介绍孔秀才他爹孔宪贵官司店老板的身份时，已经有过交代。现在孔秀才带着他儿子孔显一行人已经来到文登城西门跟前，还是跟着他们的行踪走吧。

快到城门了，孔区长在马上挺直了身子，摆出一份威严的神气。其他人见状，也都伸起了脖子，勒紧了马缰，抖出随时要冲锋的阵势。然而，孔秀才叫马停住了，停在一个大水湾旁边。有个随从谄媚道：

“区长要看看西濠塔影吗？可今这天气……”

西濠，就是城西门外这个大水湾。这是当年修城墙在此掘土留下的。如果不下雨，一池清水，宛如银镜，在天晴浪静的日子里，站在附近的石桥上，能见到远处翠峰上的九层宝塔的倒影，映在水中。不知哪个文人学士，给起了个“西濠塔影”的雅名，列为文登十大景之一。

孔庆儒现在看的可不是西濠雅景，其实他连想也没想到这一层。但他那浮肿的眼皮大大地张开了，眼睛露出异样的亮光，胖脸腮搐动着，血液涌到头上，浑身一阵阵哆嗦。

站在一边的孔显，开始不明白父亲看的什么，为什么那样激动，接着，透过遮盖着独眼的太阳镜片，他也看到了，在濠边的枯草中，躺着三具无头尸体。从那碗大小伤口的窟窿流出的血，把粗布白褂子染成紫黑色，周围的野草也一样颜色，直到水边的黄土……

“这是杀的谁？”孔显问那个派来送信接他们的人。

那人看着无头尸体，摇摇头说：

“不知道。这些日子天天在杀，不是紧要的共匪，布告也不出。问问站岗的去……”

多年以来，西濠已成为杀人场的代名词。自三十年代开始，共产党闯进了胶东半岛，在这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后，敌人在这里杀害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情者，更是“家常便饭”了。敌人把犯人押出西门外，在西濠边上杀害后，他们认为需要示众的，就将人头割下来，抹上石灰，挂在城楼上。

这时，因为清乡时期，有一班的兵在西城门守卫。带岗的班长见来的这些人马派头不小，主动从门洞的旁屋迎出来。孔秀才却没理会当兵的，眼睛一直盯在城墙上。

城门上面的城墙垛子豁口中间，竖着一排木杆，每根杆子上面挂着一颗人头，总共有三十多颗。大多数人头，干枯了，涂着石灰，象葫芦瓢一样在西北风中晃荡。只有几颗新鲜的，还能分出五官。

看了一遍，孔庆儒没有发现他熟悉的面目，这才发问道：

“今天杀的什么人？”

“大啦！”班长说。

“谁？”

“胶东共匪顶大的头子！”班长说，“那墙有布告；他叫张连珠，他们党内叫他珠子。”

“不等他的口供吗？这么快就杀了？”孔庆儒有些惊异，多半是自问自说。

这个班长很愿意说话，又道：

“还等口供呢！连他是干什么的，真名实姓是什么，都不说。他们是他们党内变了心的人供的，他坐了半个月的大牢，软硬不吃，杀他的时候，咱们招来几百人看公审，人山人海的，张连珠出了牢门就对看他的人喊话，直到刑场，怎么打他，他也不停口，嘴流着血也说，直到把嗓子都喊哑了，临挨枪子，他还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这个万岁、那个胜利的……”

“哪颗人头是张连珠的？”孔庆儒怒冲冲地问。

班长指着城墙说：

“那三颗人头中间那颗，那两颗是陪他的。看看，四方形长脸，头发茬挺长。听说他才三十出头年纪，曾上过中学。”

这个国民党兵说的不错，张连珠是在牟平城上过中学，但没有多少日子，就被开除了。这所中学，创办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秋天，开始叫牟平县立乡村师范，翌年改为县立初级中学。张连珠家为贫农，在亲友的资助下，于一九三二年考入中学后，很快就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进步组织“读书会”，同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他就以当小学教师、开小中药铺为职业，开展革命工作。这位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生于一九〇四年，家在文登县南长岚村，离牟平县很近。牺牲的日子是一九三五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活到三十一岁。

十一月四日暴动的总指挥珠子和丁赤杰发现韩复榘派大兵来镇压之后，在桃花沟布置于震海、高玉山率领突击大队发动、武装群众，攻打孔家庄。而他和丁赤杰领着文登大队，在底湾头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烧契约，扩大力量……就在十一月八日这天上午，也正是于震海他们攻下孔家庄的这天，在底湾头村，展书堂八十一师的大部队，将文登大队包围了。这场战斗打得很苦，从早上打到中午。一百多名暴动队员的简陋武器，终于敌不过数百个机枪洋炮的敌军。大队长丁赤杰牺牲了。珠子指挥队伍奋勇冲出去一部分，他在后面掩护，被敌人死死围在村里。珠子靠在一家门后，子弹已经打光了。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庄稼汉走来，要他到屋里去，递给他一把菜刀，叫他剥地瓜。敌人已经堵在大门口，没有别的办法，珠子照办了。

一会，三、四个敌兵来搜查，看看珠子象是本家的人，没有生疑，就出去了。珠子正在心里感激这位掩护他的庄稼汉的时候，哪里想到，这人正在门外，向敌兵“努嘴”，示意屋里的人是该抓的……

就这样，领导半岛上的革命活动几年，使敌人日夜不安的中共胶东特委书记，断送在一个富农分子的手里。

孔庆儒骑在马上，仇视地盯着珠子的头颅，好一阵子目不转睛。

孔显说：

“爹，天要下雪啦！快进城吧！”

孔庆儒象没听到似的，仍是紧盯着人头，咬着牙说：

“一个穷教书的，竟能搅翻了昆嵛山，闹乱了四个县，惊

动省主席发大兵弹压，也算得本事……算得能耐……”

这时候，天已黄昏。西北方丛山上空一片黑云，被强劲的西北风飞速吹来，天更暗了。霎时，大片的雪花，在空间狂飞乱舞。是风雪来的太突然了，还是孔庆儒仇火攻上眼睛，看人头看得头昏神乱了，这时间，他分明看到，那城墙上 一排人头，犹如活了一样，每张嘴里都喷出大口大口的白气，象在高呼狂喊“杀啊！”“冲啊！”和他在孔家庄被围攻时听到的一样。接着，啊！珠子的头不是挂在杆上，那是他的身子——瞧，每颗人头都长了身子，排成一队，从城墙上走下来，直扑孔庆儒，和当年于世章扑来一样……

“啊哟！”孔秀才惨叫了声，一头栽下马来。

孔显见老子面如土色，双眼发直，跌在地上，慌乱地上前叫道：

“爹！爹！你怎么啦？怎么啦？……”

“昨晚实在失礼，让贤弟操心了！万望恕罪，海涵！”

“哎，哪里话！世翁饱受战乱之苦，一路风雪归来，小弟照顾不周，实在罪过。贵体好些了吗？”

“好多了。没什么大病，也是风烛残年之人，不中用了，唉！”

“过谦了。世翁这样满腹经纶，名震乡里，雄踞一方的人杰，正是党国仰赖的支柱栋梁，偶感小虞，受些风波，不足为虑。”

“哈哈，正达相识上子正，真乃一见如故，莫逆之交啊！”

“子正飘零社会多年，唯遇上世翁，才得知己，情如手足也！”

孔庆儒和鄢子正四手相握，在院子里一面互相吹拍，一面往正房里走。昨天孔庆儒城门惊厥之后，抬到县署客房里，鄢子正请医生好一顿忙乎，加上一夜的休息，已经恢复了元气。

进屋之后，早有勤务摆好茶点。待下人退出门外之后，鄢子正和孔庆儒坐在八仙桌子旁边，谈起正经事情。

“子正和县长叫我速归，有何吩咐？”孔庆儒关切地问。

鄢子正为他点上香烟，说：

“世翁先听我秉报一下目前的形势。我知道，你在威海也会听到一些，恐怕不全面。要是你知道了，会自己跑回来的。”

“哦，我洗耳恭听！”

“月初共产党发动的这场大暴乱，波及了文、荣、牟、海四个县，使我们受到了一些损失……还好，他们的组织也不是铁板一块，让我们事先侦破了暴动计划，做了防范，及时报告省里，派下展书堂司令带一师兵马来镇压，半个月来，各地起事的暴乱队伍都打垮了，战果卓著。”说到这里，鄢子正干瘦的白灰似的脸上，裂出得意的笑纹，痛快地呷口茶，继续道：

“经过这半个多月的清乡，各地参加暴动、响应起事的共匪分子和老百姓，抓到不少。最了不得的是逮住了胶东共匪头子张连珠，打死了他们几个重要负责人丁赤杰等，在海阳抓到了一个叫李绍先的头子，前天已经铡了。这方面的成果，海阳、牟平比我们文登大些，那里有的村庄一抓就是六七个、十几个赤色分子。这是我们多年想做没有做到的成功之举。”

孔秀才叹息地说：